

## 抗争退潮后的白罗斯媒体人：当红线再临，新闻如何做下去？（上）

在卢卡申科政权对记者和新闻机构的不断打压下，仍有新闻从业者尝试在极仅有的，狭窄的空间中，继续采访和报道。



2021年7月29日，波兰华沙的波兰记者协会 (SDP) 总部前，悬挂著一幅“白罗斯记者的自由”的海报。摄：Beata Zawrzet/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特约撰稿人 Fiona Chow 发自明斯克 | 2022-01-25



〔编按〕2020年夏末，被称为“欧洲最后独裁者”，已在位26年的卢卡申科（Aliaksandr Lukashenka）六度胜出白罗斯总统选举，但源源不绝的舞弊指控，触发了白罗斯30年来最大型的抗议运动。2021年抗争退潮后，卢卡申科政权对公民社会的打压愈趋极端，多家国内新、旧媒体首当其冲，逃不过被肃清的命运。红线再临，在甚么都不能报，不敢报的时候，新闻如何做下去？本文作者在2020和2021年两度造访白罗斯，访问了国内多家媒体和独立记者，勾勒出一幅白罗斯的新闻人群像：即使在卢卡申科政权对记者和新闻机构的不断打压下，也有新闻从业者尝试在极仅有的、狭窄的空间中，继续采访和报道。

本文分（上）、（下）两篇，连续两日刊出。

“希望这不是最后一次见面 (надеюсь, ещё увидимся)”，这是俄语中礼貌的道别，直译意思“我们会再见”。

2020年8月，卢卡申科六度当选白罗斯总统，全国掀起大型示威，抗议选举舞弊。“原获”八成选票的反对派女候选人季哈诺夫斯卡娅（Sviatlana Tsikhanouskaya）在选举后被逼流亡海外，其丈夫上月被判监18年，选举团队的队友科列斯尼科娃（Maria Kolesnikova）被控利用互联网操控选举，判监11年。

那年夏天，我见证成千上万白罗斯人民涌上街头。他们挥动红白色的旧国旗（注：原为1918-19短暂存在的白罗斯人民共和国的国旗），高呼“Жыве Беларусь!（白罗斯万岁）”。催泪弹掷向人群时，附近民居打开门伸手援助，

我在前线认识了一班本地独立媒体的记者朋友，他们把每一次采访当最后一次做，白天出门晚上或回不去，因为他们深明，传媒必然首当其冲遭镇压。

自2020年8月起的一年半，白罗斯媒体一间接一间被肃清。在传媒官方认证制度下，外媒如BBC及自由欧洲电台（Radio Liberty）的驻当地记者首先遭除名及赶离境，卢卡申科又多番公开谴责“西方势力”攻击白罗斯主权，并指国内反对派密谋煽动及颠覆政权。在国内，拥每月3百万浏览量的独立媒体TUT.BY结业，编辑部高层面对刑事检控，一模一样的情况复制发生在各大大小小独立媒体，近乎无一幸免。

经过一年整顿过后，街头抗争不复见，我在2021年底重返白罗斯采访，得悉不少异见者和记者离国的离国，还押的还押。坚持留下来并愿意受访的人，小心翼翼相约见面的地方：有的约在公园水坝旁边、有的边行边聊，恐防有人窃听。其中一个缘悭一面的受访者，是白罗斯唯一私营新闻通讯社Belapan的总编辑艾莲娜（Irina Levshyna）。前一晚我跟她约好了访问时地；翌日，在新闻上我得知她被捕了。







2020年8月16日，白罗斯明斯克举行反政府示威的鸟瞰图。摄：Getty Images

白罗斯人在高压下活了一个世纪。苏联在 1991 年瓦解后，白罗斯旋即进入独裁者卢卡申科手中。2020 年，白罗斯人再次陷入政权的全面镇压统治下。国家全权控制全国的网络供应，没有私营电讯商，因此卢卡申科得以在示威爆发初期，切断全国网络足足 3 日之久，其后又疏而不漏地逐一封锁独立媒体、反对派组织的官方网站，以至全民唯有学懂用 VPN “翻墙”。媒体总编辑大街大巷上被秘密警察抓捕，几天杳无音讯，传媒界人人自危，众多媒体权衡风险后决定撤出白罗斯。

经历再多的折难，白罗斯独立媒体仍未被打倒，因为白罗斯人深深明了：我们活在历史中。在白罗斯采访期间，我听过受访者说，后苏联独立国活在苏联留下的历史结果，而这些结果至少民族三代共同承受，亦须经历三代后才得以摆脱。至今，那种谨言慎行、提防他人、不必求变的心态，仍深深种植在大部分人心中。毕竟苏联是一个不曾活于其中，则不为人道的世界。苏联竟会倒台，对他们来说，是一章曾经无法想像的历史翻页。

但苏联竟也真的过去了。即使白罗斯人身经无数次的官方严厉镇压示威、大清算，对他们而言，这些都是必经的历史阶段。因为相信历史规律，他们积极地想：这一切将必过去。

即使在卢卡申科政权对记者和新闻机构的不断打压下，也有新闻从业者尝试在极仅有的、狭窄的空间中，继续采访和报道。我走访了苏联时期过渡下来，办起白罗斯第一份独立报章的前党报总编辑、被逼离境遥



距工作的白罗斯历史最悠久的报纸、高峰期逾百万人订阅的 Telegram 频道Nexta，白罗斯记者会“Press Club Belarus”、在苏联旧工厦墙上画政治壁画的前文化记者、以及在独立媒体工作的两代记者。他们当中有的选择流亡，有的选择留下而妥协，也有的尝试利用新媒体另辟蹊径。这是白罗斯的新闻人群像，也是时代的注脚：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做新闻异常艰难，但不是不可能，甚至他们更相信，唯有及必须继续做下去，“我们才会再见”。

## 前党报老编辑：当全世界走向文明，我们却走向相反方向

苏联黑色笑话一则：老妇人在报纸摊前买报纸，报贩问：“你要《真相报》吗？”老妇答不，《真相报》没有真相；报贩又问：“那么要《新闻报》好吗？”，老妇又拒绝，说：“那都不是报道新闻。”

只有曾经活在前苏联的人，听到上述笑话才懂得苦笑。但对于曾经参与筑构苏联谎言的人，笑话却就是痛处。现年七旬的史雷特奇（Josef Sereditch）是前苏联共产党党报的副总编辑，苏联倒台后，他与现任总统卢卡申科一同走入议会。他曾是个不折不扣的苏联精英分子。

1995 年，他却与卢卡申科闹翻，同年另立门户，创立白罗斯第一份独立报章《Narodnaja Volja》（Народная воля），从此他被打入异见者一列，26 年来独自担任总编辑。史雷特奇说得响亮：“我不是一个革命家，我只是相信进化——我们的社会需要进化到自由民主的体制。”







史雷特奇 (Josef Sereditch) 是前苏联共产党党报的副总编辑，1995 年创立白罗斯第一份独立报章《Narodnaja Volya》，26 年来独自担任总编辑。摄影：Fiona Chow

《Narodnaja Volya》直译作人民的意志 (People's will)，办公室座落恩格斯街 34 号。大部分前苏联独立国仍然保留以革命伟人命名的街道。这里的街号编码很紊乱，几座巨型白色方方正正的楼宇标示同一个街号，盲摸乱撞不可能找到目的地。史雷特奇的助手从地库走上来迎接我，说警方这星期已搜过办公室两次，今天应该不会回来了，著我放心。

史雷特奇的办公室在地库，昏暗的走廊尽头挂几盏灯，有张印上报章名称的 A4 纸贴在门上。他桌面摆著一叠叠参差不齐的纸张、年报，有实体计算机、电话簿，旁边是上世纪那种挂线听筒的电话。

他说一口非常标准、字正腔圆的俄文。这亦理所当然，他可是苏共时期的党精英。

形容他是“根正苗红”的党报记者一点也不为过。从地区小报开始担任记者，他一直攀上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党报《Soviet Belarus》的副总编辑位置。他以前报的是党指示的新闻，在苏联，媒体完全没有自行编采的空间，能够写的题目，都经过“代表大会”和“全体会议”决议。

然而，他一直是一个有棱角的人。他忆想，当年曾撰文批评苏共的“集体农庄”（苏联专有字词：Колхозник），不是有政治意图的抨击，而是针对经济活动的评论。他的文章一度被党中央干部（同为苏联独有字词：Номенклатура）批评。

1982 年，他被党中央提拔，负责莫斯科的苏联共产党中央社会科学院——进得去的人都是党核心人物。从明斯克往莫斯科的火车上，他心底在想“苏联会永远长存”，他以为在莫斯科等著他的，是大好前途。

真正等著他的，却是翻天覆地的真相。

苏联最后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在 1980 年末活跃于苏联决策的核心圈子，令苏联开始逐步对外开放。“这道堤坝一打开，国外的信息大量涌入莫斯科”，史雷特奇在学院里读德国哲学家尼采、叔本华、读曾被斯大林流放的俄国小说家亚历山大·索忍尼辛，这些都是明斯克境内的禁书。他又在教授的课堂上，得知斯大林大清洗（1930 年中一场全国性的政治镇压）中发生的一切，得知曾经发生的大饥荒饿死了数百万人，得知西方国家的生活面貌。他惊觉以前党传播的一套，尽是谎言。

“那时我大开眼界。”他比划了一个爆炸的手势。

“我们国家政府没有一个人相信国家，他背后，他和同共站共联，只，不站，站外站外站外，站外，共联，共联”



“我们以前确实活在一个封闭国家、铁幕背后，我如同其他苏联人民，无法接触做冤禁止的信息。苏联对我而言，始终不是一个邪恶的帝国，但它是为了一个领袖而服务的政府。”

那两年在莫斯科的见闻，决定了他人生从此“走偏”。他看见铁幕外西方的民主发展，“他们走向文明，而我们，苏联人，却走向完全相反的方向。”

“去莫斯科前，我没有想过自己是一名改革者，但在那里得知这一切后，我相信苏联必须要改革。”1984年，他从莫斯科学成回到明斯克，并感到“终于与共产教条说再见。”他抱著一个信念：要透过办报，逐步推动苏联成为自由、开放的国度。

他回去继续在党报工作，向党中央提议要革新报纸，成为一份更自由、包纳民众声音的报纸，却换来降职的结果：本来他可以升职上任党报总编辑，但“党委察觉到我有自由的意志”，拒绝将他升职。



1987年4月9日，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访问捷克期间，笑著迎接支持者。摄：THIERRY ORBAN/Sygma via Getty Images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进行一系列开放政策，包括革新新闻传播，史雷特奇在1990年开始编辑《Narodnaya Gazeta》（译：People's Newspaper），这份党报以外的唯一独立报纸，报纸短时间内销售量达7万份，从一众苏联成员国中突围而出。



翌年苏联倒台，白罗斯独立。史雷特奇与当时任职集体农业部部长的卢卡申科，同时经过选举进入议会。他留任《Narodnaya Gazeta》的总编辑一直至1995年——其时卢卡申科首登总统之位。同年3月，卢卡申科更改法律，解除史雷特奇的职务。当时议会内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党员，“根本没有人能够帮我”，意即没有人敢与卢卡申科作对。从此史雷特奇被逼离开官场，同年7月他另立门户，创办《Narodnaja Volya》。

## 从党中央精英到“异见者”的不归路

由另创《Narodnaja Volya》开始，史雷特奇就深明这大概是一条不归路。成为异见者不是他的意愿，他却从此被标签为反对派。

哈维尔说过，当政权欲集权使社会受全面控制，媒体无可避免首当其冲，因为媒体存在的根本性质，必然动摇权力的基础及结构。媒体报道示范何谓“活在真相之中”，它使政权对现实的定义不能成为唯一。

史雷特奇遇到的第一重难关——禁止印刷。

承接苏联传统，国内的印刷厂全归国有，媒体不可能开设私人的印刷厂。《Narodnaja Volya》创立仅仅3个月后，就遭卢卡申科下令封杀，史雷特奇惟有将办公室移往二百多公里外的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

很难想像，为何在卢卡申科初上台、竭力集权的初期，《Narodnaja Volya》竟能一度在白罗斯境内成功注册？一方面，史雷特奇形容当时的独裁统治仍算“温和”，卢卡申科不明白一份独立报章会构成甚么威胁。另一方面，他直言不讳：“因为我是个德高望重的人”。其时的信息部长是他苏联时期的同僚，思想同样倾向自由开放，因此轻易批准他注册。但亦正因为这次审批，那位部长后来被革职。

《Narodnaja Volya》在维尔纽斯渡过五个寒冬。史雷特奇原想办日报，但碍于地理差距，报纸最终只能一周出版两次。出版流程亦相当费力：部分留在白罗斯境内的记者继续挂名工作，稿件传回维尔纽斯的办公室，在当地印刷，再由义工帮忙包入没有记印的信封，逐份写上订阅者的地址寄回白罗斯；亦有部分报纸，会由义工“人肉”带回白罗斯，陆路过关时屡遭警方截查，每次都兵行险著。

通过这种地下的发行形式，《Narodnaja Volya》由最初的25000份订阅量，短短数年间增加一倍。究竟一份报纸在无法于公开场合出现、无法摆在报摊随手可买的情况下，如何巩固一班“忠实”读者群？史雷特奇解释，“人的良知冲破了以往长年苏联高压统治”，加上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在1980年代进行了经济重组的改革（Perestroika），人们开始追求替代方案（Alternatives），渴望自由信息的传播是社会内一股不可抗的动力。







在《Narodnaja Volya》的报纸封面，有两行字写着“感谢你的订阅，请传给下一个人”，报纸就是靠著这样口耳相传而增加读者群。即使报章的立场鲜明，但史雷特奇没有特意迁就读者的口味，而特别写“反政府”的言论，否则他认为“就与办党报无异”。

以报道与政治检控相关的法庭新闻为例，当官媒写被告人士犯了什么“罪行”时，史雷特奇的做法则是，他写被告“做了什么事”，并调查被告所做的是否真有其事。他相信，他的报道既非谩骂政权，亦没有把矛头指向任何人。而这种“只写事实”的取态，政权也无法抓到痛脚。

但他说，历年来《Narodnaja Volya》没有一天不是在压力下运作。问及他遇过最大的难关，他叹道：“根本记不清楚，多到我数不清我上了多少次庭、与 KGB（秘密警察）会面过多少次。”

政权高压能影响独立媒体生死。不过《Narodnaja Volya》也曾渡过一段风平浪静的顺境。2000 年，创报后第 5 年，史雷特奇称有赖国际间的游说及施压，国内亦出现一堆追求民主的反对声音，《Narodnaja Volya》得以回到明斯克办公，亦能在国营印刷厂出版。

好境不常。白罗斯的政局近这二十年，都是随每 5 年一次的总统选举而起伏。2011 年卢卡申科第 4 度连任总统时，曾爆发示威冲突，但因规模不大，不足两个月就遭警方平息。《Narodnaja Volya》再次成为政权的眼中钉，遭新闻部起诉，罪名为报导示威即散播不实信息。

史雷特奇回想，那宗官司缠绕了数月之久，他每天都要上庭，所耗费的时间和金钱令报章一度濒临结业。卢卡申科公开譴责史雷特奇，指他成为异见者是咎由自取。官司却峰回路转。在裁决日，新闻部撤回起诉，“他们就是透过这种方式向人施压”，他说。

至 2016 年，卢卡申科第 5 度连任总统，白罗斯踏入一段所谓“自由化”的阶段，政府近乎毫不干预新闻自由，那时史雷特奇也美好地想像，即使卢卡申科不喜欢他的立场，亦只能容纳民主派的声音，证明国家真的正在进化。《Narodnaja Volya》甚至前所未有地出现在邮局的订阅册子上（订阅刊物须经政府批核，再由邮寄统一派发，非能私人投寄），上述种种迹象，投映出一个美好的海市蜃楼，自由、开放仿佛近在咫尺。

但去年 8 月起，《Narodnaja Volya》终极触礁，不仅被逐出国营印刷厂，记者不能公开工作，报章亦只能转为网上版，供读者下载 PDF 档。创报 26 年来第一次失去实体报纸。早前卢卡申科举行的记者会，史雷特奇本人也没有被邀请——尽管他是传媒界相当德高望重的人物。

史雷特奇坦然说，面对的难关虽然很实在，同行其他人会选择转行，其他媒体选择离开白罗斯继续营运，他却无法离开。“我相信作为一个记者，应该身处与事情发生的现场愈近愈好。”说则容易，但红线究竟如何画，没有人知道。即使知道，能回什么，不能回什么的红线，就摆设在“真相的线上和谎言的线上”。



何画，没有人知道。对他来说，能与什么、个能与什么的红线，就埋伏在 具相的终点和谎言的起点 。



史雷特奇的办公室的装饰柜上，摆放了与战友们的合照。摄影：Fiona Chow

传媒屡屡接到威吓，KGB 不时上门搜捕，史雷特奇即使备受尊敬，但继续留下来的代价，就是难保哪一天、哪一次轮到自己被捕。他妻子每天都问他为何不走。他说“如果这将会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我会选择生。但感恩地，还没有来到问这问题的时刻。”

在毫无选择下，生于、受教育于、服务于那体制，史雷特奇理应是体制下被精雕细琢的模范。活在甚么世代他无从选择，但他清楚知道“一个专业记者，是不会与良知作交易”。一个前党报精英，愿意背弃给予他既得利益的那套体制，我问他这么多年来，除了靠坚定的个人意志，是如何坚持下去。他指著装饰柜顶的一幅相，“她是我们编辑部总监，她 75 岁了，这些年我都很喜欢和她工作”。

原来是同伴，战友。

与政权交缠大半生，来到耳顺之年，他看走过的争取自由报道之路：“的确很困难的，但不要背叛你自己。”



# 百年老报流亡记

能在白罗斯留下来的独立媒体屈指可数，其余被逼撤离的媒体，散落在邻国如立陶宛维尔纽斯。他们走难，当然不会有移民展、移民公司一条龙协助。从执拾细软到踏出边境，只是一两晚之间的事。

“我在白罗斯留到最后一刻，留到直至留不下去为止。”百年老报纸《Nasha Niva》前两任总编辑相继被捕后，现任总编辑萝达（Nastassia Rouda）今年 7 月不得不逃离，她带领约十人团队迁移到维尔纽斯。

接受真正离开，及未来长时间羁旅无归这件事，却是很漫长的过程。

“有时望出窗外，看见维尔纽斯的街道，我感到很轻松”，但垂眼回到电脑前工作，“又回到白罗斯非常令人消极的日常新闻”。她不欲想像，究竟何时才能回白罗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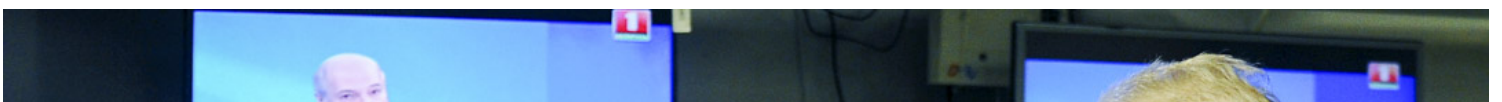
萝达相信，他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让白罗斯回到历史上她应在的位置”——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建立健全的民主制度，由人民决定何谓自由。

萝达接任总编辑一位不过数月。当旁人无法想像压在她肩膀上的重担，她却泰然说“这是内部一早协商好的 Plan B”。她将自己的人生规划，说成一个拯救公司的后备计划。

能令记者、包括萝达 本人赴汤蹈火为《Nasha Niva》工作，因“它不仅是一个媒体，它是一种我们共同相信的价值。”《Nasha Niva》由 1906 年创报起就流著革命的血。它由沙俄时期的知识分子卢基耶维奇（Luckievich）两兄弟创立，创报之初已将报格定调以文哲史经内容为主，并坚持以白罗斯语书写，成为白罗斯经典文学的作家摇篮。

安东·卢基耶维奇（Anton Luckievich）是沙俄反对党白罗斯社会主义议会（Belarusian Socialist Assembly）的领袖。在十月革命后，1918 年白罗斯曾在他带领下，成立了白罗斯人民共和国（1918-1919）。这亦是自去年示威爆发后，民众追源溯流指白罗斯唯一“真正独立”过的短短一年。后来白罗斯被纳入苏联版图，苏共统治下自然不可能存在独立报章，《Nasha Niva》从此消失，至苏共 1991 年解体后才得以复活。

在源远流长的报史前，“我们不会随便聘请人，能在《Nasha Niva》工作的人，他们都想在这里，既向外发扬白罗斯的文化和语言的面向，亦向内教育白罗斯人自己的身分和历史”，萝达说。







2017年2月3日，白罗斯一间家用电器店的电视播放著总统卢卡申科的画面。摄：Viktor Drachev/TASS via Getty Images

2015 年，卢卡申科第 5 度当选总统，《Nasha Niva》的定位有助卢建立白罗斯的民族主义，以对抗吞并克里米亚不久的俄罗斯。萝达说她初入职时，白罗斯政府为独立媒体“开了一盏绿灯”，《Nasha Niva》把握时机，转型网上版，以发布更多与文化语言相关的身分议题。她参与一个集中写白罗斯女性的频道，并发展影像新闻说故事，感觉国家真的步向自由开放。

所谓能“自由写作”，萝达说唯一的限制不过是，有些拿不到的政府文件则写不了，但基本上“只要依据法律办事”，其余想写的都能写，没有官方审查，民间筹款和广告收入亦支持发展多样的稿题。

但这几年借来的自由，直至 2021 年 8 月遭扼杀净尽。《Nasha Niva》的网站被封锁、不能在报纸摊公开摆卖，但编辑部其时认为，他们既然是国内注册的认可媒体，依据法律，他们有权利留在国内，因此决定继续派记者到现场采访，如常工作。

惟政权的凶狠超出他们想像。“穿了写有‘PRESS’字样的蓝色背心，反而成为警察的攻击对象。”其中一位记者娜塔莎（Natasha Lubnevskaya），示威初期被防暴警以橡胶子弹射中膝盖，留院两个月。

“警方会突然上门搜查办公室、记者的家”，娜塔莎再次经历被防暴警撼动生活。编辑部考虑到同事安全，酌情让全体员工选择要否停薪放假，好让他们有时间选择去留。尽管如此，“没有一人辞职，即使他们明知会面临刑事起诉”。



当独立媒体一个接一个如骨牌般倒下，“连 TUT.BY（白罗斯最大型独立媒体）都被查封，我们就意识这是一个警号 (Red Flag)。”于是今年（2021年）5月，编辑部围内讨论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时任总编辑马尔齐诺维奇 (Yahor Martsinovich) 被捕，萝达就是接任人，她必须离国，并带领愿意一同离去的记者们，在维尔纽斯重建阵地。

不足两个月，这个“如果”应验了。

“马尔齐诺维奇是在大街大巷，从自己的车上被绑架走的”，萝达说。据当地媒体报道，马尔齐诺维奇被捕前后数天，还有《Nasha Niva》前总编辑、两名记者一同被捕。事态紧急严重，《Nasha Niva》却不会停止营运，于是转而开设新网站，并发布公告，声明新网站的内容与为《Nasha Niva》工作的人没有关系，以免加重在囚员工的罪名。

萝达知道，自己要不是即将离开明斯克，就是来不及离去就被捕。“我每一天都穿著运动波鞋，也不会穿裙子了，以备随时要跑”——她说的“跑”，是物理上逃离警察追捕的跑走。她又担心如果被捕，羁留时不可能换衣服，不穿裙子较好。

一个周末她就执拾好行李，将《Nasha Niva》随同她的几个行李箱，迁移到维尔纽斯。

№ 21 (906) 3 чэрвеня 2015 [www.nn.by](http://www.nn.by)

**НЕЗАЛЕЖНАЯ ГАЗЕТА**

# Наша Ніва

ПЕРШАЯ БЕЛАРУСКАЯ ГАЗЕТА

Заснаваная ў лістападзе 1988. Адноўленая ў маі 1991. Выдавец: Праivatнае прадпрыемства «Суродзічы». Выходзіць штодзённа, у сераду

## «Светам мы не кіруем»

Масон-беларус расказаў пра свой шлях у вольныя мушкетёры. **Старонка 13.**

## Гісторыя жыцця манаха-расстрыгі

«Я не веру, што Бог ёсць, але спадзяюся, што ён існуе». **Старонка 15.**

## Юрый Чыж дабудуе новую рэзідэнцыю. Плошчай 1335 метраў!

На гэты раз гаворка не пра шматпавярховікі ў Мінску, а пра ягоннае асабістае жыллё. Чыж ужо мае кватэру ў сталічных Драздох, самым простыя кватэры ў Мінску, але цяпер вырашыў мець і маёнтак за межамі Мінска. Ягоны новы дом знаходзіцца каля Лагойска. **Старонка 4.**



# На ўласнай скуры

Юрыя Рубцова з «хіміі» кінуты ў калонію.

Ён стаў на судзе аголена па пояс. А на грудзях у яго — налікі татуіроўка «Лукашэнка, уладзі». Ён і за кроты загрымеў менавіта за гэты надпіс, толькі на футболе. Ён надзяў такую майку на мейсці. Здавалася б, а чагу грамадзянін не можа пазнаць так спаё стаўленне да чыноўніка? Але Рубцова пачалі хваляць і судзіць.





Пасля аднаго з такіх «справядлівых» судов ад горачы Рубцова сказаў: «Гэта не суд, а судзілішча, а судзі, якія выносіць супрацьзаконыя прысуды, — падонкі». Суддзёй быў Кірыл Падукс. Ён прышоў гэтае словы на свой адрас, палічыў аброкшай.

За гэтую «абразу судзі» 6 кастрычніка 2014 суддзя Цэнтральнага раёна Мінска Наталля Вайцяховіч прысудзіла Рубцова да 2,5 года «хіміі». Год утрымання адрозу скасавалі па амністыі, а самога Рубцова адправілі ў вёску Куплін, адкуль за год да гэтага вызваліўся Палат Севярынец.

Праваабарончы цэнтр «Вясна» знайшоў у прадзе над Рубцовым шэраг парушэнняў і прышоў яго вынес сумлення.

Працяг на старонцы 2.



**Вучыцеся на роднай мове!**  
Спіс беларускамоўных школ і садкоў Мінска. Старонка 10.

## Гедройц — у Віктара Казько

1 чэрвеня адбылося ўручэнне штогадовай літаратурнай прэміі імя Ежы Гедройца.



Сёлета першы прыз атрымаў Віктар Казько за кнігу «Час абрываюць косці». Ён стаў уладальнікам чона на суму 10 тысяч еўра ад польскага «Іры Банка». Другое месца журы аддало Тэврыне Барысізі Мадзіска за кнігу «Жанчына і леапарт», а трэцяе — Аляксандру Базарончу з рамонам «Дзеці Алісандра». Барысізі Базаронч атрымаў заагчынасьць творчай статысты ў Шпіцы і Латві адваведка.

Мы задалі некалькі пытанняў пераможцу конкурсу:

**«Наша Ніва»:** У пераможцаў асаблівая пытаньня, на што будзе патрачаны грошы.

**Віктар Казько:** Ой, столькі ўсёх планаў! Праба рамоні зробіць у кватэры, на леджына. А яшчэ хачу паставіць памяць на малых палесках свайгоў Мозка і ховіш.

Працяг на старонцы 2.

## Падпішыся сам, падпішы дзядоў!

«Наша Ніва» без вас не выжыве. А вы з «Нашай Нівай» будзеце мець у хаце ўсю праўдзівую інфармацыю. Як падпісца — старонка 2.

百年老报纸《Nasha Niva》由 1906 年创办。

## “离开是不是妥协？”

“离开是不是妥协？”一个本地媒体无法在本地扎根，失去的首先是实地报导，其次是对民情、社会脉搏的理解。海明威写过，一个人离开了自己祖国，就再写不上值得出版的作品，哪怕是报上一篇新闻报导。

萝达却认为，“对很多人来说，这也许是牺牲，也许是妥协。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护人，我们的团队规模不大，付不起失去他们的代价。”

她叹道，离开白罗斯的《Nasha Niva》员工，都由衷喜欢自己国家，希望留下来见证国家趋向文明发展。去与留，“从来都是一个悖论”。过去一年，即使社会动荡如此，但《Nasha Niva》从未报道过鼓吹移民的信息，不会写什么绿卡移民、欧盟工作签证这些稿题和接广告，“因为我们尽力向白罗斯人证明，这是一个你可以留下来的国家。”

矛盾的是，如今连《Nasha Niva》都被逼走了。



离开后，在维尔纽斯是彻底的由零开始。萝达连办公室都未找到，一组同事只好各自在家工作。

但写白罗斯的新闻，而人不在白罗斯，究竟是如何做到？

萝达坦白承认，“确实失去了实地报导，不能去现场采访”。但即使以前在国内，也不见得便于实地采访，萝达说曾有记者被拒绝进入法院大楼，连在大楼附近，并非正在采访，都被警方驱赶。

她向其他一早离国内的媒体取经，对方也无奈说，一旦驻外久了，与本地“失联（disconnect）”实属无可厚非。《Nasha Niva》目前靠 Telegram 的加密“chatbot”收集情报。自从去年示威爆发后，白罗斯人民上老下幼都懂得用 Telegram 互通信息。这是他们目前的权宜之计，民众透过 chatbot 提供新闻线索，并接受视频访问。另一边厢，Telegram 出现以地区或城市划分的频道，每个频道有几千人订阅，成为《Nasha Niva》收集地区新闻的主要渠道。

萝达深知，这并非长远营运的办法，看直播与走到实地现场报导岂是同一回事？自从《Nasha Niva》被政权公开标签为“极端组织”后，愈来愈少人敢向媒体提供线索，令迁离了的媒体获取信息有延误，读者人数逐渐减少。但她仍然深信离开是正确的选择，起码能换取《Nasha Niva》全人免于恐惧，以及保证自身和家人安全。

“毕竟被捕入狱的话，待在白罗斯的监狱，会使人变得残缺。”







2020年8月13日，俄罗斯莫斯科，一名妇女在白罗斯大使馆附近的红绿灯上插花，以支持在明斯克被拘留的记者。摄：Vyacheslav Prokofyev\TASS via Getty Images

目前该 4 名早前被捕的同事仍然在囚，萝达认为把编辑团队安全撤离，令《Nasha Niva》继续营运，其中一个重大意义，是为了“不背叛仍然被困的同事”。前两任的总编辑，分别在《Nasha Niva》投放了他们 10 年、20 年的人生，萝达觉得如果她因前路困难而放弃，就等同背叛二人。

萝达眼见很多前同业，都因为此路不通而放弃传媒工作。她感慨说，现存的传媒行业可是用了数十载，才建立起人才、经验、能力，建立的过程中，同样饱受攻击，荆棘满途，“如果现在放弃，我们未来就不会复原”。

《Nasha Niva》由维尔纽斯起家，一个世纪后辗转反复，又回到维尔纽斯“重新”开始。

视频半途，听到萝达背景有车声，她说住得近大街，有时工作期间，看到街外有黑色四方箱型货车经过，脑中会出现影像交叠，联想起白罗斯防暴警车。但她又确实知道，自己已经身处外地。

即使如此，萝达始终无法放弃相信，如今的一切坚守、建设，都是因为那个能够回到白罗斯的愿景，那时会是白罗斯国家真正独立的时候。